



传统文化典籍导读 20

四注寶笈

导 读

主编：
谈锡永

导读：
谈锡永

中国书店



传统文化典籍导读 20

四注寶笈

导 读

主 编：谈锡永
导 读：谈锡永

中 国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统文化典籍导读/谈锡永主编. —北京: 中国书店,
2006. 10

ISBN 7 - 80663 - 396 - 0

I. 传... II. 谈... III. 佛教 - 宗教经典 - 中国
IV. B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9297 号

传统文化典籍导读

谈锡永 主编

责任编辑: 润农

出版: 

地址: 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编: 100050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110 千字

印张: 186

印数: 0001 - 2000

书号: ISBN 7 - 80663 - 396 - 0/B · 130

定价: 358.00 元 (全 21 册)

敬告读者

本版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
当地新华书店售罄者可由本社邮购。

卷首语

近年对佛家经论有兴趣的人多，而能读佛家经论的人却少；演绎佛学的著作译作较多，而能引入导读、有系统的经论丛书则未见。此套丛书精选佛家经论若干种，小乘大乘，空宗有宗，显乘密乘，规模略具。

佛家经典，即使精心选注，也很难了解其经论大义，很可能仅得一偏之见。因此，便需要指导怎样去读经论，令读者直接领会经论的真义，“导读”之作遂生。

“导读”之作，除注释或讲解经论外，最重要的，还是指出一经一论的主要思想，以及产生这种思想的背景，同时交代其来龙去脉，即其启发承先的作用。读者循序而入，便当对佛学发展的脉络了然，亦能体会佛说一经的用意，菩萨演绎一论的用心所在。

总 序

九十年代初，拟出版一套能引导学人自行研读佛家经论的丛书，厘定经论二十种，初期完成《异部宗轮论》、《心经》、《四法宝鬘》三册，分摄小乘、大乘、密乘。

丛书编写历经十余年，并经多次严格修订，除订正误刊错字外，并补充资料内容，令其更能引导读者，于丛书中诸经论能融会贯通，及能旁及其余经论。

读佛家经论，困难的地方不在于名相，而实在于领略其旨趣。若不得其旨，则虽诵经终身，开卷终觉茫然。

经论有不同的旨趣，衍生成不同的宗派，实由于行者根器不同、修学不同之故。印度晚期，将此归纳为四宗部，而修学次第则分为九乘，这已成为藏传宁玛派的传统。若根据这传统来读经论，在领略经论意旨方面，会容易一些，也能深入一些。

本丛书的编辑，实亦根据此传统。且依古代论师的善巧方便，先依唯识抉择部派佛教的经论，再依中观应

成派抉择唯识，最后则依了义大中观（如来藏）抉择应成派。

所以本丛书可视为桥梁，由此即能领略宁玛派九乘次第的基、道、果意趣。亦即由小乘的止观修学，依次第而至大圆满的修学，皆须知其基、道、果，然后始可修学。

二

依宁玛派的观点，一切经论实为了修学而建立，或说体性，此即为基；或说观修，此即为道；或说现证，此即为果。依龙树中观，以般若波罗蜜多体性为基，修观中道为道，其果即为现证般若；若依弥勒瑜伽行，则以法相为基，修观唯识为道，其果即是如来藏。前者为二转法轮的教法，后者则为三转法轮的教法。

因此，本丛书所收的经论，实为各修学次第的基。其重要性，亦即在于此。

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近代佛教学者接受了西方的治学方法，喜欢用“发展”这一观点来处理一个系统的学术，因此便将佛家经论视为一系列的“思想发展”。然而这样做，却实在非常不恰当。

佛陀当日教导弟子，依次第而教，因此开示的理论便亦依次第。但我们却不能说佛陀于教导“四谛”时不识“十二因缘”，于教导“十二因缘”时不识“中观”，

于教导“中观”时不识“唯识”，于教导“唯识”时不识“如来藏”。因此，我们不能说这种种学说，实由“发展”而来，而非佛陀的次第说法。

是故各种不同的佛家见地，只有传播的先后差别，而非由一个思想发展成另一个思想。也可以这样说，有“佛家思想传播”的历史，而无“佛家思想发展”的历史。至于在传播方面，由于传法者的根器与修学各各有别，是故对法义可有不同的演绎，但这亦并非“发展”。

由是可知，佛家经论实为由上向下的建立，而非由下向上的发展。

由上向下建立理论，是为了修学的需要。所说证空性，如何去证空性呢？那就非依次第修学不可，那就需要由上向下建立各次第的基。盖至最上时，实无“空性”可证，唯现证“乐空无二”，这才是行人的“最后一着”。但若一开始即不唯说空性而说“乐空”，行人亦必无入手处。是故由“乐空”境界向下建立，如是于中观始有“四重缘起”的观修，于瑜伽行始有“离相四加行”的观修。

指出各次第的基，其旨趣所在，是这套丛书的基本观点。

三

理解佛家经论，宜由修学着眼。若离修学去理解，

则生疑惑。

以《楞伽经》为例。倘离修学，则会觉得其不纯，既非纯说“唯识”如《解深密经》等，亦非纯说“如来藏”如《如来藏经》等。笔者当年即持此疑，向敦珠无畏智尊者（Dudjom Rinpoche）请开示。尊者只答一句：“《楞伽》说菩萨的心识，但菩萨亦由凡夫起修，是故便亦说凡夫的心识。”笔者即因尊者这一句开示，才得叩开“如来藏”的大门，建立“了义大中观”见，亦即“智境唯藉识境而成显现”的“如来藏藏识”境界。

盖佛家一切法门，无非只是心理改造，由凡夫改造为圣者，即是法门建立的目的。是故释迦说“四谛”时，亦说“四谛十六行相”。所谓“行相”，便即是心的行相，也即是心理状态。

《楞伽》说“如来藏藏识”，即是“圣凡心理状态”的分析。那实在是为实修作指导，而非建立一种思想。如是理解，即知《楞伽》并非不纯。同时亦可明白，当年达摩尊者何以只传四卷《楞伽》以印心。“印心”者，即是洞悉心理状态变化，而与修学的见地相印。

举此一例，即知经论不是纯理论的建立。

四

丛书于印行前，各导读者重新再次修订，力求此丛书能令修学者不堕入虚无，亦不偏执于宗义。虽非尽善，

或可庶几。

乃为之颂曰：

文字原非障	实为修道基
所修亦不执	次第断毒尘
是故佛因位	喻为金刚心
顶礼诸圣众	洒我以甘霖

波錫礼

别 序

中国藏地密宗传入汉地，原有一先天的缺陷，即是理论的传入，未能与传法作有系统的配合。这种情形，便导致一些学者的误会，对密法源流多有质疑。

后来有些学者为了补救这一缺陷，便致力于藏密论著的翻译，如法尊法师即是其代表者之一，但译材却多取自格鲁派（黄教，dGe lugs），对藏密旧派的宁玛派（红教，rNying ma）论述，未免有点忽视。

由格鲁派的论典，刺激起汉地对龙树（Nāgājuna）《中论》（*Mūlamadhyamakakārikā*）的研究，于是“自续派”（*Svātantrika*）与“应成派”（*Prāsaṅgika*）的中观理论始成为汉地中观宗研究的目标，在此以前，研究范围则仍局限于“三论宗”的领域之内。这可以说是藏密论师对汉地佛法的贡献。

然而若将研究范围限于格鲁派，则实仍未足，因为宁玛派的中观理论实有异于格鲁派。关于这点，拙译《中观宗宗义》（见本书附录），已予述及。

两派中观的最大分别是——格鲁派以中观应成派的理论为了义，而宁玛派则仍视之为不了义，却以《楞伽

经》(Lankāvatāra)、《宝性论》(Ratnagotravibhāga)等经论提出的“如来藏”(tathāgatagarbha)为了义，且称之为“了义大中观”。此一分别，牵涉甚大。宁玛派建立“九乘次第”(详见“导读”)，即以“大中观”为最高建立，亦即所谓“大圆满见”，若不以之为了义，则“九乘次第”自亦无从建立，此亦即格鲁派不立“大圆满”这一次第的主要原因。

本论为宁玛派的重要论述，将“九乘次第”包括无余。但对于“大圆满”部分，实则仍只指示其“加行”(sbyor ba)，未及正修(dngos gzhi)。是故本论第四部分，便标题为“净妄成觉”，说“净”、说“妄”，便非“大圆满”(rdzogs pa chen po)，便非“了义大中观”，因为言“净”则仍有作意，言“妄”则仍有分别。若“大圆满”则离作意分别，无修无证，一如汉土禅宗的祖师禅，无可言说。凡有言说，则已落第二峰头。由是一切对“大圆满”之论述，实无非其“加行”而已。

因此若将“九乘次第”由下向上观察，则每一次第皆各有其“基道果”(或称境、道、果；见、修、行、果)，于是便有“七种抉择见”的建立，此七种见即用以配合九乘次第。但若由上向下统摄，则密法究竟便以“如来藏”为根，由是行“大圆满”道，行者即能得佛果。此即宁玛派“即身成佛”之理。

不过，若果将“大圆满”视为究竟道，其余次第视

为“大圆满前行”，那么，无上密的修持，便是以“般若”为根、“唯识”为道、“如来藏”为果。

在这里，余次第的果，成为“大圆满”的基，不但有“次第”的意味，而且还有一层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余次第的修习，虽以“般若”的见地为基，但却只是在知识的层次上理解空性，并不能证悟空性，犹之乎仅知道糖甜，实际上却未尝到糖的甜味。通过修习，历生起次第，而圆满次第，及至生圆双运，于是才知糖的味道。

可是，这时却仍非空性的证悟，因为在圆满次第上，行者实并未摆脱概念的束缚。犹如吃糖，吃时还有甜味、椰子味、牛奶味等等概念，左右了我们对一颗糖真实味道的体认。因此还须进一步，摆脱一切概念，吃糖就是吃糖，尝出什么味道就是什么味道，如此才尝得糖的究竟真实。

所以余次第的修习，对空性的体认仍落于见地的层次，这见地，即是“大圆满见”、亦即“大中观”、亦即“如来藏”，然而能有此见地，却已是余次第修习的果——这里是依次第的证量而说果，并不以化身、报身等说果。

当以“大中观见”（如来藏）为基，作进一步修习时，所修即为“大圆满”之道，然后才能得佛果。这个层次，即犹如已尝到糖味之后，如何摆脱对糖味种种概

念上的知见。所以究竟而言，“空”实无可证，能得而证者，密乘说为“乐空”（bde stong），说为“乐”，即是与空性不离的情器世间，以空性不能离情器而现证。

在基、道、果方面，必须如是理解，然后才能明白宁玛派“九乘次第”建立的意义。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宁玛派的“大圆满”，实在是一有次第的祖师禅。

故若依“九乘次第”而言，我们可以这样说，藏密宁玛派的修持，体则宗《般若经》（*Prajñāpāramitā*）、《入楞伽经》（*Laṅkāvatāra*），相则宗《解深密经》（*Saṃdhinirmocana*）、《密严经》（*Ghanavyūha*），用则宗《涅槃经》（*Mahāparinirvāṇa*）、《胜鬘经》（*Śrīmālādevī*），如是融合三系列的经典，其基、道、果的建立可视为如此。至于此三者，则实用“大中观”（大圆满见）作为统摄，如是悉皆成为可以言说思维的“大圆满前行”。

至于“大圆满正行”，因离言说思维，故即“大圆满见”亦不执，是即如祖师禅之所云：“说似一物即不中。”

但关于“大中观”（如来藏），学者却有许多误会，无论中观家或唯识家，对此皆有批评。究其实际，此悉因将如来藏视为本体之故，为本体，则为“空后转出的不空”，或为“一心二门”，皆可论议。然而宁玛派之如来藏，却仅为空性心识之现象功能（相与用），当心识受污染时，相用则名阿赖耶识；当心识不受污染时，相用

则名如来藏，如是则便非空后转出来的不空本体，亦非一心有二门，只是空性的心识有两种力用，显现两种不同的相。

波錫社

二〇〇四年岁次甲申五月修订版序

序

龙青巴尊者 (Klong chen rab 'bgams, 1308—1363), 为藏地宁玛派重要祖师, 得无垢友尊者 (Vimalamitra) 大圆满心髓派 (sNying Tig) 传承, 由是开展法脉, 至今传承未断。藏人以尊者及萨迦班智达 (Sa skya Pandita, 1182—1251) 暨宗喀巴大士 (Tsong kha pa, 1357—1419), 为文殊师利菩萨三大化身, 足见其在藏密地位之崇高, 亦言其智慧之深广也。

尊者出生家族为宁玛派 (rNying ma) 世家, 莲华生大士 (Padmasambhava) 二十五大弟子中之胜声尊者 (rGyal ba mchog dbyangs) 即为尊者之族祖。胜声尊者修马头金刚得大成就, 为藏密早期著名祖师。

相传龙青巴尊者出生时, 其母梦狮子眉间放太阳光照耀三界, 此即尊者以如日密法普照有情之征兆。及九岁, 尊者即能诵《般若二万五千颂》 (*Pañcaviṃ śatisāhasrikā*) 及《般若八千颂》 (*Aṣṭasāhasrikā*)。十二岁在桑耶寺 (bSam yas) 受戒, 法名戒慧 (Tshul khriṃs blo gros)。十四岁学戒律, 十六岁从萨迦派学“道果” (Lam 'bras)。其后遍学外密三续 [事密 (kriyātantra)、行密

(caryātantra)、瑜伽密 (yogatantra)]，于十九岁时又从迦当派学显宗经论及《因明七论》，至三十二岁时始开始传法，建立道场。其后更得宁玛派大圆满法传承，遂成一代宗师。所著《七宝藏论》(*mDzod bdun*)、《三休息论》(*Ngal gso skor gsum*)、《三自解脱论》(*Rang grol skor gsum*)、《四部心髓》(*sNying thig ya bzhi*)，即为尊者之重要著作。

本论亦为尊者重要论著之一，据噶举派 (bKa' rgyud) 冈波巴大师 (sGam po pa, 1079—1153) 之《四法》(*Chos bzhi'i 'grel pa*) 而作，既广释其义，且以大圆满见加以抉择，故全论意趣已不同冈波巴原论。称为《宝鬘》，虽有诠释原论之意，此盖尊者自谦而已，实质可视为造论，殊非释论也。

四法者，即归心于法、修法为道、道上除妄、净妄成觉。四者分摄见、修、行、果。

本论篇幅虽短，惟已由小乘、大乘，说至密乘；密乘中又由外密说至无上密；无上密中复由生起次第说至大圆满，宁玛派之九乘次第盖已包摄无余。以大圆满及大圆满见作归结，殆属宁玛派传统。宁玛派所传即为印度不可思议法门，于显宗推大圆满见（即大中观）为究竟，于密法推大圆满道为究竟，此固与其后宗喀巴大士建立之体系绝不相同。宗喀巴于显宗推中观应成派为究竟，于密法则推圆满次第为究竟，此间之差异，读者应

予注意。

近世编著藏地佛教史者，每多不读藏密大师论著，本身亦未学密法，仅据若干资料，辗转抄引，且由于格鲁派（俗称黄教）掌握藏地政教已四百年，宗喀巴大士及其弟子之论著亦经已译为汉文，故著史者即就近取舍资料，漫漶为文，于是竟谓宁玛派不成体系，又谓其九乘次第即藏地原始宗教苯教之九次第，是真足以误导后学。

按印度密乘祖师，其无上密一系，源头实为维摩诘（Vimalakīrti），即《维摩诘经》中向释迦诸弟子及诸大菩萨说“不可思议法门”之大德。依宁玛派说，其为无上密五大持明中之人间持明，余四者则为耶舍持护天（Yaśasvī Varapāla）、现毒龙王（Taksaka）、焰口药叉（Yakṣa Ulkā mukha）、黑齿罗刹母（Matyaupāyika）。此盖属印度密乘旧说。维摩诘与佛同时，故无上密可谓来源古远。其后传承来历亦了了分明，一一可述，著史者竟因宁玛派重要文献不易得阅，且多以白衣传法，于是便信口雌黄加以贬辞。是则龙青巴尊者本论，实足以纠正此等著述之种种误导。

近年密法流行，有些学密者以为密法既称无上，即不须学显宗经论，甚且有以为今生能入无上密乘法坛，即多生以来已必具学习显宗之因缘，是故今生亦不必更学显宗经论。持此种见地者，读本论时，应有所启迪，